

张政文 等◎著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 话语研究

DEYIZHI
SHENMEI XIANDAIXING
HUAYU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政文 张 园 王熙恩 郭玉生 施 锐◎著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 话语研究

DEYIZHI
SHENMEI XIANDAIXING
HUAYU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研究 / 张政文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5161 - 6229 - 3

I. ①德… II. ①张… III. ①审美—研究—德国—
现代 IV. ①B83 - 095.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357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 5
插 页 2
字 数 342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意志文化启蒙与现代性的文艺
美学话语（项目编号为10BZW022）”的结项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德意志文化启蒙与审美现代性·····	(1)
第一节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建构的文化生态要素·····	(4)
一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的地理成因与帝国基因·····	(4)
二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的民族文化生态特质·····	(9)
三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的市民文化生态情境·····	(15)
四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的启蒙思想文化生态情致·····	(21)
第二节 康德的审美现代性设计与启蒙理念·····	(28)
一 理性现代性的内部断裂·····	(28)
二 审美现代性对理性现代性的调整·····	(32)
三 审美现代性的启蒙目的论·····	(36)
四 审美现代性中的艺术理解·····	(42)
第三节 费希特美学中的审美现代性肌质·····	(46)
一 同一自我在行动:艺术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技艺·····	(48)
二 同一自我在社会:精神文化中的艺术在场·····	(52)
三 同一自我在艺术:艺术的自律·····	(60)
四 同一自我在历史:艺术与人类的未来·····	(64)
第四节 黑格尔的和解概念与审美现代性新筹划·····	(68)
一 黑格尔的问题与方法:和解·····	(68)
二 面向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解·····	(71)
三 立足现实:人与社会的和解·····	(74)
四 回归生活:人与自我的和解·····	(76)

第五节 谢林的艺术启蒙论与审美现代性重构	(80)
一 浪漫:启蒙的自我批判与重建	(80)
二 艺术:审美现代性的分化与超越	(83)
三 神话:历史逻辑的人性回归与认同	(88)

第二章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的“神话诗学”话语

(96)

第一节 德意志浪漫派神话诗学建构的社会情境	(99)
一 意义危机:启蒙运动的弊病	(99)
二 意义拯救:浪漫主义运动的旨趣	(107)

第二节 谢林神话诗学的理论建构	(115)
一 自然哲学	(116)
二 先验哲学	(123)
三 同一哲学	(130)

第三节 谢林神话诗学的自然建构	(135)
一 从艺术哲学到神话诗学	(135)
二 神话是一切艺术的永恒质料	(142)
三 神话的显现手段:象征	(147)

第四节 谢林神话学说的历史建构	(150)
一 希腊神话	(151)
二 基督教神话	(153)
三 神话是重构历史的话语	(159)

第五节 新神话·自由·审美拯救	(163)
一 神话与启蒙的纠缠	(164)
二 德意志浪漫派的新神话转向	(170)
三 德意志浪漫派新神话诗学的政治视野	(174)

第三章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的“希腊想象”话语

(187)

第一节 德意志启蒙与身份重构	(187)
一 德意志启蒙与人文主义传统	(188)

二	德意志启蒙中的“文化与政治”问题	(195)
三	德意志身份重构问题	(199)
第二节	温克尔曼与德意志“希腊想象”的范式确立	(204)
一	温克尔曼与德意志启蒙	(206)
二	温克尔曼与“希腊美的理想”	(212)
三	“拉奥孔”问题	(219)
第三节	歌德、席勒与“古典希腊”	(227)
一	歌德、席勒与“古典希腊”的“完整性”问题	(228)
二	歌德、席勒与“古典希腊”的“理想性”问题	(235)
三	歌德、席勒与“古典希腊”的自由问题	(245)
第四节	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与“艺术希腊”	(252)
一	黑格尔的“艺术希腊”想象与“艺术的终结” 问题	(253)
二	谢林的“艺术希腊”想象与神话问题	(263)
三	荷尔德林的“艺术希腊”想象与“艺术宗教” 问题	(269)
第四章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的美育话语	(276)
第一节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美育话语的缘起	(277)
一	古希腊至 17 世纪的美育理论	(278)
二	德意志审美乌托邦理论话语的产生	(288)
第二节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美育话语的建构	(292)
一	德意志美育理论的启蒙话语	(294)
二	批判哲学体系中的审美教育	(300)
第三节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美育话语的成熟	(308)
一	“完整的人”与审美教育	(308)
二	自然目的性与道德目的性的冲突与弥合	(325)
第四节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美育话语的转向	(335)
一	无神时代的审美拯救	(336)

二 “超人”式的拯救之途	(340)
第五节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美育话语的重构	(346)
一 间离化与史诗剧的教育功能	(346)
二 爱欲解放与审美乌托邦的建构	(353)
结 语	(363)
参考文献	(368)
后 记	(384)

第一章

德意志文化启蒙与审美现代性

诸多事实表明，启蒙首先是一个自我出场的主体性事件，而后才能引发文化重构运动。这种理解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曾得到过生动的描述^①，并且符合康德启蒙定义的内在逻辑——主体首先要成熟，然后参与到人类启蒙的事业中去。^②然而，主体性是个纷繁复杂的概念，似乎每一话语系统中都有着一套独特的“主体性”理论和自我约定的辩护系统。与启蒙运动息息相关的文艺复兴运动、自然哲学思潮和宗教改革，其各自的主体性原则就不能相互通约。文艺复兴的主体性原则倡导世俗、激情和欲望的释放，而以新兴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哲学则倡导知识扩张原则的认识论主体建构，宗教改革引出的主体性则是以个体独立面向上帝的救赎为核心。当这些主体自治原则汇聚到启蒙运动中，以理性认知和知识扩张为主导的理性主体成为首要培育目标。德国的莱布尼茨、沃尔夫，法国的笛卡尔，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事实上都操持着一种理性主义的乐观态度。用卡西尔的话说，启蒙时代是个弥漫着理性进步思想的世纪，不同的和多种多样的思想形式只是理性认知的外观表现。^③尽管如此，理性主体的非人性一面还是展露出来，

① [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16—123 页。

② [德]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22—31 页。

③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5.

即人本身成为一种工具化和客观化的机械原子。关于这一点，从休谟、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多塞、边沁等人的表述中也可窥豹一斑——理性化、功利化的准则不仅适用于自然控制，同样适用于人自身的控制和管理。因此，理性化主体也必然导致一种机械主义的、原子论式的、同质化的和以偶然性为根据的去实现人的样式。^①理性启蒙的负面问题随之浮出水面：人性异化、功利主义蔓延、道德退步、艺术和美枯萎。这些现代性问题至今令人感伤，且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论争。

在批判和反思启蒙的历史中，卢梭与康德是两个关键人物。卢梭的重要性在于，他通过现代性文化批判把自己牢牢地固定在一个启蒙者的位置上。他对道德风尚的批判，对主体精神异化的担忧，对公共精神系统的建构渴望，对人性的道德与自由本质的表述，生动地表达了启蒙的自我理解。启蒙批判变成了启蒙自身的反思，从而迫使启蒙必须重新校验自身的有效性，重新确认现代性规划者的合法性身份。这种反思对于康德乃至整个德意志启蒙话语的理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康德首先确立了现代性的理性原则——一种具有限度和范围却能够为自然立法的理性。这是一种人类能够摆脱受制于自然境况的启蒙原则，但不同于理性启蒙的主体原则。这个理性原则只是康德从启蒙的能力基础和现实要求角度，对卢梭回归自然的道德自由观的一种矫正。康德反对道德的自然属性，而强调以实践理性打造道德自主性。这是人类建立社会与文化秩序的启蒙原则，与理性启蒙的认知性主体性原则拉开了距离。尽管如此，理性启蒙的深度危机——自然与道德、必然与自由的对立——并不能够消除。为此，康德以审美与审自然的合目的论缝合了理性启蒙的内部分割与隔绝，从而设计了审美现代性的启蒙方案——以审美反思调和自治主体与理性文化模式之间的矛盾，并使二者尽可能地保持在同一个动态的进程中。自此，理性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

^① Charles Taylor, *Heg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1.

处于紧张的张力关系中，并在辩证运动中形成现代性的运动总体。

康德的审美现代性设计不仅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启蒙话语出场，而且将整个德意志思想界置入启蒙话语的反思性建构中。席勒根据康德美学提出了艺术作为交往理性的审美启蒙观念，费希特在现代性考察中运用康德的判断力理论重新建构了同一性，黑格尔把理性与感性综合起来形成了以“和解”为重心的美学启蒙原则，谢林等整个德国早期浪漫派也是将艺术与人主体性生成关系作为启蒙沉思的核心。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由此得到充分的展开。它携带着自然、艺术和审美的全新理念，迅速成为迥异于理性启蒙的新启蒙原则，并最终确定了自身的主体性地位。^① 这是启蒙思想史上和现代文化史上最为华丽震撼的转折，艺术与审美从此成为启蒙思考中的最重要元素。而整个德意志思想界，艺术与审美也是关于人的总体性、个体的自主性与自由、精神的公共性、道德的进步、社会体制的公正以及人之发展的历史性和人类幸福的沉思中最为核心的基础。

然而，审美现代性话语是否可以独立执行启蒙的功能？答案是否定的。审美现代性话语的核心由三部分构成：感性和美学的独立、纯粹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向以及艺术公共性的建立。这三种思想情致也是德意志文化生态的基本构成。从根本上说，审美现代性话语是近代以来德意志历史发展的自我显现。其命运操控权和独特的精神品质、特征，都掌握在德意志的自然、历史、社会、思想共同构成的德意志文化生态系统手中。这并不难以理解。德意志民族在近代的脱颖而出与新教精神密不可分，而新教精神是德意志民族意识、思想观念、文化理解和生活经验的灵魂。由市民社会孕育、养成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制度等市民文化生态情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的形态。审美现代性的启

^① Jürgen Habermas, “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 in M. P. d’Entreve & S. Benhabib (ed.),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 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MIT Press, 1997, p. 50.

蒙设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启蒙。因此,在即将全面展开的德意志文化启蒙和审美现代性论述中,笔者将文化生态要素放在整个讨论的首要位置。这有助于我们系统清晰地把握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的形成。

第一节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建构的文化生态要素

一种文化生态面貌的呈现,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生存、演化和发展的诸要素。现代性可理解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文化生态特征。其体现在制度层面,表现为以强化理性为特质的启蒙现代性;体现在文化心理层面,则表现为以突出感性、个体为主旨的审美现代性。德意志民族在思想理论与艺术实践领域所构建的审美现代性,正是体现在各种文化生态要素方面的心理现实,从地缘生态观念到新教精神,再到市民社会的文化结构与形式,以及启蒙思想等。这些文化生态要素既是德意志现代性进程中独特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生活风貌构成,也是决定德意志审美现代性建构的主要根基和动力。因此,对于德意志文化生态要素的考察,无疑能够为我们破解深藏德意志审美现代性深处的一些未解之谜提供路径和帮助。

一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的地理成因与帝国基因

孟德斯鸠曾提出过文化与地理环境间有着内在联系的论断。之后斯达尔夫人运用这一论断分析欧洲文学风格和文学批评,指出欧洲各国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各国不同的文学风格和文学批评特点。黑格尔则将自然地理环境融入其“情境理论”,在环境、性格、冲突的三维关系中赋予自然地理与文化状况之间的关系以哲学的深度,使其成为一种有效的思想范式。按照这种范式可以发现,位于亚欧大陆西部的欧洲大陆,以东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里海—大

高加索山脉—土耳其海峡（又称黑海海峡）同亚洲分界，北临北冰洋，西濒大西洋，有白海、巴伦支海、挪威海、北海、比斯开湾、地中海等边缘海包围，形似亚欧大陆向西伸出一大半岛。这种地理状况导致欧洲形成了多元而又基本独立的洲际文化。地处欧洲地理中央的德意志就被欧罗巴洲际文化中九个最重要的文化大国环邻着。德意志北与丹麦相接，西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为邻，南与瑞士和奥地利相望，东与捷克和波兰接壤。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西方的拉丁文化、南方的南德意志文化和东方的斯拉夫文化皆由这些文化大国输入德意志。自古德意志在被称为“欧洲的走廊”的同时，也被视为欧洲文化交汇中心。更重要的是，欧洲中央的地理位置注定让德意志人成为罗马世界与斯拉夫世界之间的自然中间人。为争夺生活空间和文化话语权，罗马人及其后裔的拉丁集团和东方斯拉夫集团在德意志土地上展开了上千年的较量，其文化生态结果是拉丁文化与斯拉夫文化在德意志世界的混合、扬弃并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德意志本民族文化，极深刻地影响了德意志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成为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中的民族文学的精神渊源。

古德意志人口众多，到1815年时已达4110万人，居欧洲前三位。当时柏林17万人、汉堡13万人、德累斯顿6万人、布雷斯劳6万人、科隆5万人、莱比锡5万人、维也纳3万人，都是公认的欧洲人口大城。德意志人口中的成分也较为复杂，有巴伐利亚人、施瓦本人、莱茵人、黑森人、萨克森人、威斯特法伦人以及众多外族后裔。众多人口与不同群族的文化性格、地域习惯、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相互交织、频繁碰撞、混杂异常、很难有序，这是德意志近代之前始终没有形成明确的审美文化传统的又一文化生态表征。

无天然边境的中央式自然地理位置，以及无主流籍贯的散离式社会人口状况，使得德意志文化生态空间注定背负沉重的文化命运。德意志的战略位置始终让周边大国垂涎欲滴，尤其是它的文学

与文化艺术，一度是周边强权国家文化利益争夺的焦点。这导致两种相辅相成的结果：其一，德意志民族的审美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长期内不能健康成长；其二，德意志文化的青春期不得不超期服役。德意志社会的人口状况也颇为不尽如人意，大多数居民处于离散性的状态中，进而导致文化生态的不稳定性。近代之前，德意志如果有某种文化特征得到强调的话，那只能被理解为偶然的和暂时的，不能视为德意志对本族生活做出的一致性文化反应，更非对本族之外的世界做出共同化的文化表达。所有这些都使得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诞生前后的审美语境充满了模糊性、可变性与可塑性，审美话语中“法英之争”“古今之争”“古典与浪漫之争”不绝于耳。

与英、法不同，16世纪前德意志尚未形成独立完整的民族文化，“德意志”的本意就是“普通民众”，没有具体民族的含义。后来罗马人把那些定居在莱茵河以东、以北的日耳曼人统称为“德意志”。稍后，东法兰克人为区别莱茵河以西、以南的西法兰克人，也称自己为“德意志”。这时，“德意志”才有了特定的地域性，名为“德意志人”，使作为民族的“德意志”有了产生的可能性。中世纪德意志虽没有民族文化，但其文化生态却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世界性的帝国态势。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德意志的帝国特征并非指普鲁士。

作为政治地理概念，普鲁士有三层含义：一是中世纪曾在德意志骑士团统治下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鲁士人领土；二是1701—1918年在德意志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普鲁士王国，它是德意志帝国内的一个邦国；三是1918年霍亨索伦王朝覆灭后德国的一个邦。真正充当德意志历史角色的是1701—1918年的普鲁士王国。在欧洲的历史中，14世纪中叶西欧诸民族开始步入民族国家的进程，欧洲的政治状况和国家形态正面临着重大的变化，然而德意志人仍处在“语族”阶段。14世纪时，大学里出生于和来自德意志地区的大学生开始自称为“德意志民族”，而宗教会议则称来自德意志地

区的与会代表为“德意志民族”。在1471年雷根斯堡宫廷会议上，“德意志民族”正式与“神圣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

还需指出的是，对德意志的理解还应考虑日耳曼这一概念。公元前90年开始，罗马人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移中欧的北方人称为日耳曼人，而这些人使用的正是德意志方言，由此衍生出日耳曼与德意志的混用。日耳曼人原先生活在波罗的海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公元前6世纪前后，日耳曼各部落开始南迁。公元前3世纪，日耳曼人沿着易北河南下到波西米亚北部地区，又沿着萨勒河进入图林根地区。公元前2世纪末，定居在日德兰半岛的日耳曼部落侵入地中海文化区域，直接同罗马人对峙。公元前1世纪中期，大批日耳曼人来到莱茵河边并同罗马帝国不断发生军事冲突。经过漫长的争斗，日耳曼部落中的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占领了维斯杜拉河流域。公元前1世纪中叶，日耳曼部落又将克尔特人逐出，最终定居于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和北海周边的广大地区。就其历史发展而言，日耳曼可分为南、北两大文化生态系。北系在北欧地区发展，是现代瑞典人、挪威人和丹麦人的祖先。南系又分东、西两支系。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组成东支系，他们最终同化在地中海沿岸各民族之中。西支系则形成了包括荷兰人祖先巴塔维人、弗里斯兰人、英格兰人祖先的考肯人、盎格鲁人和哥特人等北海沿岸集群，由法兰克人构成的莱茵—威悉河集群，由斯维比人演变而来后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和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族源的施瓦本人和巴伐利亚人为主的易北河集群三个文化区域性集群。8世纪，整个西支系的日耳曼人都统一在法兰克王国之中，以后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德意志群族。由此不难看出，德意志人只是日耳曼人中的一部，而作为日耳曼人一部分的德意志人在未形成统一的民族之前却成立了国家。当然，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是英、法那样的民族国家，而是世界性的帝国。

486年法兰克王国成立，至800年查理大帝统治时，法兰克王国的疆土包括今天的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北意大利、捷克、

奥地利西部、西班牙、葡萄牙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同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被罗马教廷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从此法兰克王国被称为法兰克帝国。840年查理曼大帝之子路易一世驾崩，法兰克帝国大乱。843年根据《凡尔登条约》，路易一世三子日耳曼路易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史称东法兰克王国。900年，东法兰克王国崛起，下辖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巴伐利亚等公国，其疆域正是近代德意志民族生活的主要区域。962年，东法兰克国王奥托一世被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帝，成为罗马人民的监护人和罗马天主教世俗世界的最高统治者。1157年东法兰克王国得到了“神圣帝国”的称号，1254年又改称为“神圣罗马帝国”，1512年又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至此，德意志在形成统一的民族之前完成了帝国化的历程。从843年法兰克帝国分裂，到1512年“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德意志人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统治。然而数百年间，德意志历史的主观努力并不在于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醉心于建立全欧洲的大帝国。例如，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上，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政治宗旨就是复兴罗马帝国，腓特烈二世祖孙三代曾掀起阵阵“斯陶芬风暴”，企图建立一个北起波罗的海，南抵北非海岸，囊括东方拜占庭和巴勒斯坦广大地区的基督教世界帝国。再如，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一直把占领意大利作为建立并巩固中央政权统治的重心。在他们看来，占领意大利不仅可使帝国获得丰富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只有接受罗马教皇加冕的德意志选帝侯才可获得罗马皇帝这一封号，实现“罗马皇帝”的合法性。德意志帝国毫无民族意识，不为本民族建国立业却憧憬着光复古代罗马帝国。因此，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内部除了领地众立、分崩离析、疆土不统之外，剩下的只有空洞的罗马帝国美梦。正如伏尔泰所说：“它既非神圣，又非罗马，更非帝国。”^①

德意志的帝国化历史又与德意志的基督教化共在一个历史进程

① [英] 詹姆斯·布莱斯：《神圣罗马帝国》，刘秉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7页。

之中。德意志人从古代日耳曼人中分离出时就开始接受基督教的洗礼。1 世纪科隆和特里尔已出现基督教会，5 世纪末法兰克王国皈依罗马教会，9 世纪初在不列颠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法兰克王国的军事征服共同努力下，德意志人完成了基督教的教化过程。10 世纪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确定了依靠基督教罗马教会进行帝国统治的国策。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与梵蒂冈罗马教会共同维护着基督教信仰和欧洲帝国的统一，这是德意志人能够被欧洲各族认可并取代罗马人的政治地位使自己在欧洲中部、西部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德意志人传播基督教都在帝国政府直接保护、参与之下，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的所有基督教会组织、信仰教条以及崇拜仪式也都被纳入帝国政权的制度规范之中。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与梵蒂冈罗马教会的结合既使基督教会有了政治保证，又使帝国获得了信仰的合法性；唯一失去的是德意志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机遇。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会的互助为近代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的世界主义意识、世界文学理想和普遍性价值诉求提供了思维方式和历史习惯的基因，潜在却无处不在地影响着德意志审美现代性话语的建构。

二 德意志审美现代性的民族文化生态特质

在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等已实现民族化并开始进入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时，德意志还为捍卫世界性帝国而努力奋斗。然而 16 世纪的德意志宗教改革彻底打碎了德意志的帝国梦，立族成为德意志的时代精神。众所周知，nation 指称民族有一个语义演化过程。古罗马作家西塞罗最早使用 nation，他称那些非罗马的、不能成为罗马公民的、未开化的贵族人士为 nation。后来古罗马作家塔西佗又用 nation 表示人的出生，其意相当于希腊文的 ethnos、拉丁文的 gens 以及德文的 stamm。显然，古罗马时期的 nation 还没有今天所理解的“民族”之意。至中世纪，nation 的含义逐渐由塔西佗的“出生”演化为“出生所属”，继而拓宽出因出生而归属的人种集